

632

陳國凱

· 中国当代  
作家选  
集丛书 ·

CHEN GUO KAI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陳國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陈国凯  
Chen Guo Kai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22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7}{8}$  插页4

1993年5月北京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4,790

ISBN 7-02-001587-5/I·1388 定价 5.85 元

## 出版说明

为了展示建国以来文学创作的实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们陆续编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这套丛书，拟选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做出重要成绩的作家的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代表作（包括儿童文学创作），每人一集，每集大约二十五万字，并附有作家照片、手迹和主要作品目录，以便与我社同香港三联书店合编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相衔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丛书。读者从每一集里，可以看出某一作家的基本创作面貌及创作实绩；各集合在一起，大体可以总览我国当代文学创作（长篇小说除外）的基本面貌和主要成就。

## 自序

余秉性鲁顽，生于客家山歌之乡不擅于唱歌，儿时好读书不求甚解。躺着看《西游》，坐着看《三国》，为英雄落泪，替古人担忧。油灯如豆 月下读书，因此视野朦胧，变成近视。

1957年离故乡到广州读书，接触外国文学，始知国外文坛有许多巨人大匠，心胸渐开，并学摇笔杆，写些短命小说。

被报纸编辑从茫茫人海中发掘出来，受萧殷等老一辈作家的扶植指点，才粗知文学为何物。从1958年发表第一篇习作起，风雨文坛30多年，经历甜酸苦涩，对文坛的情状仍属一知半解。出版多部书，无得意之作。有一点足以自慰：不临风摆柳，不随波逐流，尚有童子之心，不懂圆滑世故。生活和创作的座右铭是——不媚俗，不欺世。

为人呆板，老气横秋，但性喜幽默，不爱看道学家的庄严面孔，喜欢跟文坛正直豁达之士畅开胸臆；不擅长作哲人状发高深议论或时髦大话，喜欢跟真诚朴实的识见之士和工人弟兄作坦荡之谈；习惯与胸无城府者为友，不善与满肚机关者为伍。信奉马克思的名言：人应该在更高阶段上恢复孩童式的纯真。

步入文场，阅历渐多，抱定一个宗旨：不管有何冷风暗箭造谣中伤迎面或侧面而来，均漠然置之，直奔目标——为人民大众的文学事业尽绵薄之力。巴尔扎克早有名言：一个人没有勇气承受言论界的火力就不要走文学创作这条困难重重的路。常与友人言：对文坛上某些无聊之事无聊之人，睁一只眼看之

可也。

今后的打算很简单：写几部书，和文坛上有志之士一道为社会为作家们做一点有益的服务工作，仅此而已。

# 目 次

自序 .....	1
----------	---

## 短 篇 小 说

我应该怎么办 .....	1
开会 .....	26
难得糊涂 .....	36
曹雪芹开会去了 .....	51
今晚有盛大演出 .....	67
儒士衣冠 .....	80

## 中 篇 小 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 .....	90
下里巴人 .....	152
摩登阿Q .....	243

<b>附录</b> 主要作品目录 .....	310
------------------------	-----

## 我应该怎么办

### —

生活，对于我这个姑娘说来，是一条撒满鲜花和阳光的道路：平坦、舒心、明丽。

我虽然从小失去了双亲，但有个很好的姑妈，她一手把我抚养大。姑妈是化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个没有结过婚的老处女。她在大学时曾经恋爱过，但由于这次恋爱严重地伤害了她的心，以后她就把情丝一刀斩断，洁身自守了。我爹妈过世后，姑妈便厮守着我过日子，她对我的爱超出了一般母亲对女儿的爱。

大概是姑妈忧郁的性格熏陶了我吧，我不像一般姑娘家那样爱唱爱跳。我喜欢安静，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读书。姑妈对我管教很严。她特别注意我的行动，曾叹着气说：“子君，你长得很美。但是，你美得太过分了。这是一种灾难。在生活的道路上可要特别留神！”姑妈的话是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中总结出来的。但是，我无法理解，我觉得新社会到处是阳光灿烂，党和毛主席给我们这一代安排了幸福的前程，哪会有什么灾难呢！

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平淡无奇，又那么舒心地过着，就像山间的流水，清清净净地流着。姑妈常常感慨地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我们两个弱女子将不知怎么过日子了。”姑妈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是深刻真挚的。从我懂事时起，她就经常给我讲没

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们幸福生活的道理。多年之前，慳俭的姑妈用重金买了一尊用象牙雕刻成的珍贵的毛主席雕像，郑重地放在红缎子铺垫着的酸枝花几上。像下面是描金镂花的花瓶。姑妈每天下班经过花木店时，总要买点鲜花恭敬地放在毛主席像下面。晚上，我们就在毛主席慈祥眼光的注视下，愉快地学习、工作、谈家常，欣赏美妙的音乐。我还常常朗诵普希金、贺敬之的充满激情的诗歌给姑妈听。我们的生活过得是那么幸福。

一九六四年，我以优秀的成绩从大学速成班结业，分配到一间机械工厂当技术员。第二年，我被派去某省的一间大厂实习，负责培训我的是技术科的一位技术员，叫李丽文。他是前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性格却和他的名字一样，有点女人气。他长得满好看，可是我觉得他缺乏男子气，有点瞧不起他。看见他腼腆的样子，我常常用挑战的眼光直盯着他，盯得他手足失措。我觉得挺开心。但有一次我却吃了他的苦头。那时，他在改革一项工艺，我帮他一起出图，由于粗心，把一条机轴线画错了，而且我竟没有按照一般的程序交给他复审，就交给工人师傅加工。后来，他拿着这根机轴来找我，脸憋得通红，气呼呼地把机轴重重地往我台上一放：“是你搞的吧！简直是乱弹琴！”

这样的人居然会发脾气？我吓呆了。

“这是设计图纸，不是小学生的拍纸簿！就是闭着眼睛也不会出这样的差错！你这一笔画，浪费了多少工时，多少材料？这是用外汇换来的合金钢，不是洗衣板，拔火棍！”他向我开了连珠炮。

我从来没被人这样训斥过，难过得流泪了。但他还在粗声粗气地诉说。我恼羞成怒一拍桌子：“我不干了！”捂着脸跑出了设计组。

我气得一天没吃饭，夕阳西下了，我还坐在工厂的河边林荫公园里，望着蜿蜒的河水伤心……正当我望着粼粼的水波和河边的垂柳发怔的时候，他悄然来到我的身旁，低头看着我，他显然想找一句合适的词句，却很久没有说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他才不连贯地说：“党支书批评我了。我——我不对，火气太猛，对兄弟厂的同志没有礼貌。原谅我好吗？”

我没答话。

“你批评我吧。”他说了这一句，又哑巴了半天，然后把一包东西放在我座位旁边，说：“饭堂里买了包煎饺，我想你还没吃饭吧！”

我的心动了一下，但还是不正眼望他。他也就呆呆地站着。过了一大会，他叹了口气说：“你大概是城里长大的人，不知道这种进口合金钢来之不易。我生长在渔村，假期回家常常跟家里人出海打鱼，可辛苦了！我们要用多少鱼虾才能换回一根合金钢呀！所以，我一下子就火了。”

这些话，把我的心搅动了，我仿佛触摸到一颗透亮的心。我眼眶润湿了，然而我还是没有说话。

他站了一会，悄悄地走了。

姑娘的爱情往来得非常奇特，这次偶然爆发的争吵反而成了我心灵的纽带，莫名其妙地和他联在一起了。我在他的指导下勤奋地学习，为了帮助我弄懂某个技术上的问题，他有时会耐心地解释多次。他常常为工作忙到三更半夜，我也就伴随着他。在明亮的日光灯下，在静夜的机声中，我们的心一天天靠近。终于，在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当我们身上带着机油的芳香从厂里回来时，我羞怯地向他献出了少女的心。

我永远忘不了离别的那天晚上，我们在工厂河滨公园坐到深夜，我第一次接受他笨拙的拥抱，嘴角上留下他深深的吻

印……

## 二

初恋的生活，使人激动不安，兴奋焦心，敏感的姑妈发现爱神的箭已经射中我的心，而且知道我爱的是远在天边的人时，她深深地担忧了。问我：“子君，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是真心实意地爱着你吗？”

我说：“我了解他就像了解自己一样。”

姑妈叹着气道：“不要把爱情看得这么天真。你们长期这样分开，怎么办呢？古话说鞭长莫及，你还是就近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会省却许多烦恼，也让姑妈瞧着放心。”

我和姑妈产生了分歧。然而姑妈是慈祥的，她除了叹气外，并没有多加阻挠，只是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我们爱情的发展。

我们的感情联系方式是通信。我平均三天就发一封信。热恋着的人都希望对方的情信写得很长很细腻，希望信上每一个字都是一颗跳跃着的火热的心。但他的来信常常写得潦草，有一次他甚至要求放宽写信的密度，原因是他正在忙于搞一项重大的技术革新。我很生气，但是，当想起他工作上废寝忘餐的情景，就原谅他了。后来，他把一张印着他的照片和记述着他技革成果的报纸寄来给我，我那时的高兴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马上拍发电报，祝贺他的成功，这张报纸也引起了我姑妈的好感。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正处于爱情生活的高潮。对于身边进行着的急风暴雨的斗争我为之激动过，看着千千万万青年男女手持小红书如醉如狂地走上街头的壮观场景，我发自内心的赞叹，我相信这是一场毛泽东思想大普及的伟大运动，对于反修防修将有深刻的意义。但是，理想和现实很快地拉开了距离。

这场运动迅速地从政治上的论争转入暴力行为的阶段，那种随便抄家打人抓人游斗的情景使我深为反感，对于一夜之间成为“牛鬼蛇神”的那些干部、工人、技术人员我是深怀恻隐之心的。原先的美好愿望被扯得粉碎。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担心灾难会不会降落到姑妈头上。侥幸的是，政治上的急流没有冲刷到我的家庭。姑妈是小商人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长期搞技术工作，她与人无怨与世无争，小心翼翼地做人，“文革”开始后她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姑妈反复叮嘱我要谨慎做人，做什么事情都要给人留点余地，不要卷入漩涡之中。我感到迷茫，没介入这场斗争。我实际上是“文革”运动中的逍遥派。我深深地担心我远方爱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命运。我比平日更焦急地盼望他的来信。从来信中知道他仍然埋头于学问和技术的探求之中，但也常常听到他心灵上苦闷的呼喊，这种呼喊是由于他的技术事业不能像往常那样顺利进行而迸发出来的。他谈到一向支持他进行技革的领导人被揪斗，技改小组已经散台，即将成功的一项技改项目成为泡影。他难过伤心，束手无策……他这个事业心很强的技术人员在不能从事心爱事业时那种苦闷彷徨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担心这种苦闷情绪会导致他进行于他不利的行动。心想只有热烈的爱情才能解脱他的苦闷烦愁。于是，我决定提前结婚，让他的灵魂栖息在我热烈的怀抱之中。

在一九六七年“文攻武卫”的呼声突起，爆发了“全面内战”的时候，我心爱的人来到我身边。在市区里土枪土炮的响声伴奏下，我们在姑妈和亲友面前，红着脸举起酒杯，喝了合欢酒。

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生产实际上陷入瘫痪，两派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一场莫名其妙然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就在这样的特殊环境中度过了几个月的新婚生活。

结婚，使我们的感情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但是我发现丈

夫在安静中常常出现深思和呆滞的神情，他在想他的工厂，想他所从事的未竟的技术改革。甚至有时在我温存的怀抱中他还若有所思地谈起他那项技术改革将会给生产带来飞跃的情景。我这才知道：一个女人并不能百分之百地占有丈夫的心，他爱工厂、爱事业的心同样是那么热烈、深沉。

当毛主席发出了革命大联合的号召之后，工厂里的战斗逐渐停止了。到他厂里发函要他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怀孕了。

恩爱夫妻的离别总是伤心难过的。离别的前一夜，我们整夜都没有合眼，温馨的话语，像流不完的水，扯不断的线。我们兴奋地谈到将来的家庭和将要出世的孩子，为了给孩子起个满意的名字，我们细心地斟酌了好长时间，最后才确定给孩子定名为李思君。

第二天，当我顶着刺骨的寒风送丈夫到车站，望着列车在我视平线上消失之后，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热泪像断线的珠子那样滚落下来。

### 三

我在胎儿的骚动中过完了安静的几个月，离分娩不到两个月的时候，不幸的阴影突然笼罩在我头上。

他回厂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一封信，信的措辞异常激烈，他谈到他们那些技革设备已被彻底破坏，看着几年来的心血成果荡然无存，他伤心落泪了。他在信中对厂里的某些掌权的“造反”人物的胡作非为表现了强烈的愤慨。从这封信开始，我就对他的处境感到担心。

一个月之后，我收到他一封措辞更为激烈的信。信中描述了厂里掌权人物利用清理阶级队伍之名，大规模迫害职工群众

的恐怖情景。他愤怒地谈到他有一些很好的同事莫名其妙地遭到迫害，特别使他伤心的是那位为工厂的发展立下殊勋的总机械师，他十分尊敬的长辈，竟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他信上愤怒地说：“我不能沉默了，我要控告……”我真正担心了。这年月，正义感往往是招祸之源。我赶快给他写信，要求他来探亲，要他置身斗争的漩涡之外。这封信发出之后，我就掐着指头数日子，没有在预计的时间内接到他的回信，我焦灼得很，我拍了电报，也没有回音。不幸的预感像巨浪般向我打来。这时，本地区清理阶级队伍刚刚开始，那种随便抓人打人的可怕情景加深了我的恐怖心理。我决定去探望我下落不明的丈夫。

两天两夜的火车把我带到我丈夫的工厂，接见我的是一个飞扬跋扈的专案组长。他听了我的叙述，冷冷地说：“你丈夫是个十足的‘反革命分子’，他攻击造反派，攻击红色政权，还胆大包天整我们的黑材料，他已经落到可耻的下场。你要见他么？可以。”他从一个屋里拿出一包东西，扔给我说：“不过，你来迟了一步，这个‘反革命分子’已经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了……”

我脑袋里轰的一声，失去支持身体的最后一点气力，昏过去了。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被拖到一个僻静的走廊上，我没有眼泪，我不相信我的丈夫是反革命，我不相信他这个把全副心力和智慧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技术员是反革命！我抱着丈夫的遗物，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回到火车站，望着那在黑夜中伸延的铁轨，极度的哀伤使我产生了毁灭自己的念头。当我失神地向铁轨缓缓走去时，腹中的胎儿动了，我才意识到我对一个小生命负有责任，我木然地收住了脚步。

当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时，一个新的惨重打击又降落在我头上。我敲开门，想不到是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屋里换上了新的家俱杂物，我吓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姑妈是‘特嫌分子’，已经在‘牛栏’里死了，火化了。这是我们研究所的房子，组织上已经分配给我了。”接着，“砰”的一声，房门关上了。

我扑到我姑妈的单位，才知道，我离家的第三天，姑妈被抓进“牛栏”，说她是潜伏下来的“特务”。他们下的这个荒唐的结论，是由于我姑妈一段辛酸的恋爱史构成的。姑妈读大学时，曾经和一个富家子弟谈过恋爱。当她痴心地把少女的爱情奉献给他的时候，他突然抛弃了她，和一个富家小姐结婚了。并且还当面嘲笑侮辱了她。后来，这位富家子弟成了CC分子，以后又成为中美合作所的一位要员，解放时逃到台湾。想不到姑妈这段心酸的往事却成了她“特嫌”的“证据”，甚至荒唐到说我姑妈从此不再嫁人是为这个特务头子“守节”。姑妈身体很弱，又有严重的心脏病，经受不住这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进牛栏不几天心脏病突发，去世了。

我拖着铅一样的腿离开了研究所，神思恍惚地回到我的工厂。一进办公室，看见我的办公台已被搬到一角，成为水瓶杂物的堆放场所。设计组的负责人苦笑着对我说：“子君，厂清查办公室通知我们：由于你姑妈和你丈夫的关系，你已经不适于在设计组工作了。他们要你一回来就到清查办公室报到。”

设计组负责人望着我呆滞的表情，不无怜悯地说：“子君，你是老实人，对你的处境我是深表同情的。我曾经和清查办的人说过：想让你留在设计组边工作边交代问题，但是……”他手一摊，耸了耸肩膀，喟然长叹一声说：“子君，不要难过，要保重身体，好自为之，善自为之！”

我来到清查办公室，清查办的人对我作了一番例行的训话，便递给我一块写着“反革命家属”的小牌子要我扣在胸前，标明我的身份，叫我到厂劳动大队去扫马路，并指示我每天晚上写一

份交代材料和思想汇报上交。我看着胸前那块“反革命家属”的小黑牌，拿着长长的竹扫把，意识到自己沦落为社会的“渣滓”，我的心破碎了，绝望了！

我怀着将要分娩的孩子，默默地扫了半天马路，我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打击已经使我感觉麻木了。我像机械人那样运动着手上的扫把，只是有时胎儿的挣扎抖动，才使我觉得我还是一个生物。

黄昏降临大地，我可以放下扫把回家了。但是，我的家在哪里呢？国家的法律明确地记载着要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保护公民的财产和人身自由，可是法律在哪里？公理在哪里？人民的民主权利又在哪里？是谁剥夺了我这个无辜的老百姓做人的权利？！

我漫无目的地在街头徘徊，将近子夜，不知不觉来到江边。望着那低吟轻唱的滔滔江水，我找到心灵和肉体都能够永远安息的地方了。

咸凉的夜风爱抚地拨弄着我的头发，迷茫的夜雾轻飘飘地润湿了我麻木的肌肤。我望了生我养我的大自然最后一眼，带着我尚未降生的胎儿，扑向江中……

#### 四

我不知怎样又醒过来了。当我迷茫地睁开眼睛，望着那白色的窗帘，白色的床单，和室内一些医疗器械，才意识到已置身在人间的医院里，而不是海底的龙宫。

身边一位穿白罩衣的面容和善的女医生见我醒过来，轻轻地吁了口气，指着我脚边的方向说：“这位同志救了你。他守着你一夜了。”

我疲乏地望去，看见旁边有个和我年纪相仿的青年人，靠着长木椅睡着了。开始，这人的影象很模糊，渐渐，影象清晰起来，我觉得这张脸在哪里见过。忽然，我记起来了，这不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刘亦民么！我惊愕了。

刘亦民是码头工人的孩子，长着宽阔的肩膀和黝黑的方脸盘，他继承了码头工人粗犷的性格，是行动多于言辞的人。由于他好打不平，肯帮助弱小的同学，简直成了班里正义和公理的仲裁者。毕业后，听说他进工厂当了工人。我早就忘掉这个人了。想不到生活中有这样的奇遇，今天却在这病房里见面，居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对他说来，也许救人于死难，是高尚的行为，然而，对我来说，我没有丝毫的感激之情，反而产生一腔幽怨：我已把愁思苦绪付给滔滔的东流水，而他却把我的苦难哀愁重新打捞上来！他是个好心人，然而却又是多事的人！

他醒了，发现我清醒过来，高兴地说：“薛子君同志，你醒了。”

我疲乏地闭上眼睛，没有回答他的话。老同学的声音使我回忆起充满理想和抱负的学生时代。那是多么美好的岁月呀！到处是歌声笑语，欢乐和诗意。静夜，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姑娘们，坐在校园里绿草如茵的地坪上，望着玉盘般的月亮，数着忽闪即逝的星星，思想像长上飞翔的翅膀，飞向广袤的天穹，飞向光辉的北斗。我们用热烈的语言和理想的彩笔去描绘我们未来的灿烂生活，我们都想成为一颗闪亮的星星，永远镶嵌在祖国辽阔的天幕上，用自己的光华给祖国增添光明的画面……想不到，短短的几年时间，我理想的星星化作飞逝的灰尘，糊里糊涂地成了被社会抛弃的人！

我缓缓地睁开眼睛，只听见老同学轻轻地叹了口气说：“你